

da han Kou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大汉口

刘爱平 著



IAN KOU

大汉口

刘爱平 著

鄂新登字 05 号

大汉口

刘爱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市建江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1 印张 2 插页 260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5354—0871—O/1·725

定价:6.60 元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反映中国近代史上最大一起黄金争夺战的长篇纪实小说。作家以鸟瞰世态人情的空灵，史海钩沉的严谨，跌宕回转的情节和一泻千里的运笔气势，着力刻画了旧社会上层各色人物及三教九流，在大汉口这一舞台上展开的一场扣人心弦的殊死争斗。一窖黄金，五股浊流，战火激荡，中流谁击？长江上下，人间恩怨，风月情愫，鹿死谁手？这里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更多展示的是人性的蜕变，良心的拍卖，灵魂的戮杀，血脉的生生跳动……且从一个侧面再现了旧中国社会之腐败，官场之污浊，及旧汉口波谲云诡，千奇百怪的真实面貌……

罕见的大雨缠绵着夜的武汉。

彭幼南睡意朦胧地从枕头底下摸出怀表，把眼睛凑上去。都是子夜时分了！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把身体撑起来，下床去尿尿。他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被隔壁家六十五岁大寿的喧嚣声惊醒。在这偌大江城里，他算得上是小有名望的南号金货店老板，家财说不上万贯，但江南江北拥有几栋楼房，仆人说不上成群，但明暗里也有两房三妾。然而，他却没有权势。好在他从不刻意去追求那玩艺，也就不感到有所失落。他的人生哲学是有钱则贵。生意人走进生意场中有人为他折腰，阿谀迎逢就很是满足了。尽管如此，但也深知官场人厉害，亦如商场污浊，惹不得，也惹不起，常常是绕道而行。可是今夜里他不知怎么就睁着眼睛往活鬼上撞了，明知每年到了端午夜，隔壁家免不了连绵数天、通宵达旦的祝寿承欢，他却丢下好娇美、也好受他宠爱的二姨太，独自冒雨渡江，来到武昌粮道街这栋祖传下来的老屋里过夜。好个神使鬼差！这位邻居虽从政界隐退下来，但据说当今湖北官府上的头面人物都是他的老部下、老同事或学生什么的，也是个惹不起的角色。“妈的！”他趿着拖鞋往厕所走去，越想越觉晦气，便悻悻然骂了一句粗语。

天也不作美，为虎作伥。抹黑开始落雨，到了现在还没有休

鼓息战的架势，而且电闪雷鸣，风狂雨虐，铺天盖地，像要把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给生吞下去似的。他已拉开了厕所门，提脚欲进之时，脑子里忽地蹦出了一个恶作剧的意念，像无能的丈夫戴了绿帽子之后，终于发现浪荡公子的妻子也在偷人养汉一样快活，暗自得意地哼哼两声，退出厕所，转身推开了后门，站在屋檐下，对着正寻欢作乐的邻居家，撒起尿来。

雨落得很是凶猛，风刮得极是疯狂。风夹裹着雨，雨怂恿着风，直朝他身上洗来，既浸且冷，但他不在乎，好像大半夜的愤怒，就全靠这尿来发泄了。眼睛微合，姿态悠然，有一种吃了鸦片后熏熏然的超脱感觉。尿撒完了，睡衣也被淋了个半湿，但他似乎还不尽兴，猛一憋劲，又撒出了点点滴滴。也就这当儿，一道亮得刺眼的勾勾闪从天空拉过，他身子一阵紧缩，本能地撑开眼皮，于是，他就有了一次惊喜且刻骨铭心的发现：隔壁家另立门户，常年上锁，与粮道街毗邻的尚书巷一号小屋，不堪忍受这暴风骤雨的虐待，后墙倾塌，泥土随雨水下泻，顺着粮道街从高往低从从容容滚来。如果仅此这样，彭幼南至多只会感到一种发泄般的快乐，但是，那泥砂中分明挟裹着闪闪发光的块粒，随着泥砂流向，呈开放性散开，它宛如群星在路面上闪烁。他心里立即有了一种远胜于这“群星”亮堂的预感，顾不得趿着的是双布拖鞋，跑进雨中，捧起了一块那闪光夺目的东西，不禁目瞪口呆，四肢颤抖了。天呀，竟是银锭！这铺满了粮道街闪闪发光的玩艺竟是银锭！世上哪有这等稀奇好事？他直以为是一个黄金商求财心切，处在一片虚幻的梦的世界里，便赶紧抬手掐了掐人中，分明又有一种痛疼感觉。不，不是梦，他坚信不是梦！一声沉闷的霹雷响过，商人对金钱的占有欲和超乎寻常的机睿的潜意识与冲动，立即像命运之神的魔爪紧紧地攫住了他的灵魂。他再不会颤抖了，心里立刻有了一个构图：如此之多的银锭，决不是谁粗

心大意的一时遗落，它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偌大的“策源地”。随之，他的生理上出现了一种超自然的现象，尽管睡衣整个儿被雨水浸得透湿，贴在背脊上像一张冰冷、沉重的兽皮，但他感觉不出丝毫的凉意，“金钱”二字如火炉一样在他皮肉中疯狂地燃烧，哗哗剥剥，那声响煞是悦耳！他顺着粮道街逆流而上，行至十余米，来到尚书巷一号的断垣下，发现银锭正是从此处流淌出来。他顾不得多想，猴腰钻了进去，于是，他又发现了两个碗口大小的窟洞。两洞间距相隔一米左右，前面的洞如一个永远也没法填满的吸水桶，猛吮着倒塌的屋檐沟上倾洗下来的雨水，而后一个洞，则像一个永远也无法遏止的中东神话中的泄金泉，不断地冒出来闪光的银锭。他扑在地下，顺着洞壁，把手向深处探去，少时，便抓住了一把沉甸甸的东西，迅速取出。好家伙，全是金砖！他庆幸自己没有心脏病，不然，此刻准会被它击得支离破碎。金窖！他发现了金窖！这当儿，他已经无法去想，这屋的主人并非是他，这金窖也并非他所有，以及这屋的主人是个惹不得的“政客”，他能想的是，我彭某一定要拥有这金窖，拥有了它，就拥有了一个属于他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享不尽的美女受不尽的欢愉！他也感到这是老天爷在冥冥中赐给他的一个发财的机遇，不然他怎么会在这晦气的雨夜里钻进武昌这栋旧屋里过夜？他一生相信宿命这玩艺，他多次在经商场上得手，可以说都是得益于此。他趁闪电的光亮举目四顾，觉得要获得这金窖中的全部财富，第一个行动得“切源”，便抬手将断塌下来的屋檐沟推到了另一方向，然后迅速将两个洞口封住，钻了进来。

隔壁家仍然在寻欢作乐，喧嚣声此起彼伏，粮道街依旧空无一人，唯有那散落的银锭在闪烁着寂静的眼睛。这“眼睛”给了他又一个启示：得赶紧把它拾起来，不然，被路人发现，金钱梦将化为泡影。就弓腰顺路而拾。好在银锭流失的范围不大，半小时后，

便拾得干干净净了。清除了后顾之忧，他回到家里。

唯一长年厮守在这里的老母张氏见后门洞开，风雨直往家里钻来，疑心有贼入室，不料和风一般撞进来的他碰了个满怀，便诧异道：

“南儿，怎么啦，像落水鸡似的？”

他在黑暗中一笑，声音带点儿疯狂：“妈，发财了！”

“发财，发财，发棺材……半夜三更，疯疯癫癫的。”

“哈，您百年作古时，我包给您一口金棺材……妈，快把灯点燃。”

张氏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得去点灯。

在昏沉沉的马灯下，他给南号金货店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二弟彭树东。无疑他是在好梦中惊醒的，声音漫不经心，睡意缠绵：

“谁呀，打电话不择个时辰？”

“我是大哥。老二，快叫醒店员，赶快过江！”

“什么事，大哥？非得在这讨厌的雨夜里……”

“别罗嗦，事关重大，详情见面后叙说，快！”那边刚要挂电话，他又加了一句，“别忘了叫朱八。”

彭树东是个浪荡公子，在这大汉口的码头上，依仗着大哥的钱财花天酒地，闯荡世界，虽对老大平时的唠唠叨叨甚为不满，但表面上总是唯唯是诺。不过，他对大哥那种在生意场上的大风大浪中不乱方寸和老谋深算还是有些敬佩的。像今天夜里这等慌张，在他的印象中还是第一次。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更不敢迟疑，草草披衣下床，叫醒五个店员和店里的保镖朱八，一行七人，冒雨往江边快步赶去……

这是一九三四年端午节的深夜。

二

尚书巷一号的主人叫孔庚。当时，这个名字在武汉，乃至全国都是落地有声的，高层次的政界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老百姓中也传闻忒多。据文载：他别号雯掀，湖北浠水县人。自幼读书，颖悟过人，属文敏捷，年未二十，考上本县秀才，继而肄业于两湖书院。后又公费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在新军第六镇吴禄贞幕中任参谋。武昌起义，他奉吴禄贞之命，与山西起义将领阎锡山谈判，策划建立联军，曾一度出任山西第一师师长，被誉为“楚才晋用”，传为佳话。国民党政府由广东迁往武汉后，由于他力主迎汪（汪精卫）回国，汪到武汉后又极力捧之，被增补为国民党政府委员，跻身于中央政权机关领导层。一九二六年以后，也先后担任过湖北省政府建设厅长、民政厅长，直到一九三二年，夏斗寅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他还任过省政府委员，只是后来难与夏合作，挂了几个月的虚名，才辞去此职。不过，夏斗寅毕竟是他的老部下，还是给他买下了武昌尚书巷一号这栋房子。从此，他就隐居下来了。虽说是如此，可他哪里又耐得住这份寂寞？官场失意，但不能“位卑”志短，每每到端午节过生日这一天，总是自娱自乐，来两、三个通宵方肯罢休。不过，鉴于他过去的声威，地方政界也从不会视而不见，各方官员、朋友总是纷至沓来，何况孔家自有美酒佳肴相待，麻将舞会相邀，他们岂能失却了这份

欢愉的良机？在孔庚的心目中，警备司令叶蓬最够义气。他们之间本无多少纠葛，更不存在部下情份，虽身居要职，但连续三年祝寿，他总是早早驾到，迟迟而归，而且每次都携夫人前往，那美貌妖冶的女人能歌善舞，且乖巧玲珑，使得蓬筚生辉，满坐兴起，平添了不少颜色。这次依旧如故，叶蓬在麻将桌上缠绵了两个日夜，直至宾客散尽时，才打点皮夹，偕同夫人一并上车返回。

孔庚送至大门口，双手成拳，连连称谢，颇有几份古人遗风；叶蓬大手款款而挥，又有军界大将的洒脱与谦逊之气度：“孔公请留步，感谢前辈盛情款待，晚辈去了！”说罢，钻进黑乌龟壳里。

于是，汽车缓缓向前爬去。

叶蓬躺在后座上，显得有些虚脱，眼睛合上，四肢瘫软无力。他今年三十六岁，正值精力盛旺之年，他的这等模样，并非由于熬夜的缘故，何况军警长官，系大城武汉安危于一身，熬夜的事是屡见不鲜，也不是由于两夜之间输掉了二、三百块大圆头，而且，他之所以输钱，也完全由于心里挂记着前天上午来到孔府之前，有过一面之交的那个女人。

那女人姓甚名谁？他不清楚，但她那倾城之貌以及启动朱唇，露齿而笑的甜蜜、温柔之态已像刀子一样刻进了他的脑子里。他从南京调往武汉任职以来，还不曾发现这江城竟有比他杭州老婆更为动人的女流。他内心为之惊叹之际，动了爱慕之情。他推“四方城”的时候，那女人总像走马灯似的在他眼前晃来飘去，虽不时使他情绪亢奋，但也不时让他心魄懵懵然中步入到麻将之外的另一个天地里。当然，他并不认为这是晦气，区区金钱，能算几何？说不准这是一次艳遇来到之前的预兆。不过，他得感谢妻子，来到孔府之前，她怎么也要到金货店买两件首饰。他一向宠爱她，花钱的事也不吝啬，便把车开到了汉口一家金货店前。进了店，妻子便花了眼，东选西挑，没完没了。他闲着无事，

职业毛病复发，在店子里四下刺探。就在这环顾中，他发现了那个让他着迷的女人。她坐在店子的内室，正通过一块两尺见方的玻璃窗向外探视。直鼻。小嘴。凤眼。秀发……他看得清清楚楚，眼睛就在那儿发直。那女人也盯着他笑，笑得好生甜蜜，好生温柔。他马上稳住神，也回敬了一个笑脸。后来他想，那笑一定刻板，没有一点温情，但他并不介意，他一米八零的个头，英俊风流的长相，还有一身戎装，以及停在大门口的汉口稀少的黑轿车，必定会给她许多联想，使她对他平添出更多的爱恋。他离开店子频频回头时，那女流追踪的目光叫他更坚信了这一点。好在妻子当时陶醉于获得金货后的愉悦之中，对此不曾有一丝一毫感觉。感觉到了也无关紧要，在这一方面她好像比有些女人看得淡薄，也就管得松散了……不过他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有一种发现后的兴奋，走出店子时竟忘了看看那金货店的招牌门号，当然，这也不要紧，明天派个勤务兵打听一下就妥当了，堂堂警备司令，这有何难？

“叶蓬，不舒服？”

妻子见他无精打采，捉住他的手，柔声问。

“没关系，只是有些困。”

“那就回家休息吧。”她在孔府出尽了风头，两夜间虽只休息了几个小时，但余兴犹在，情绪还在那群星拱月的气氛里沉浮，因此，并不感到特别累，心里在推算着下一场舞会的时间。见丈夫困乏不已，便又对司机道：

“开快点。”

乌龟壳如箭一般向轮渡码头驶去……

码头上，警备司令部少校副员李俊正带着士兵在执勤，见了司令的车连忙过去问安。叶蓬鼻子哼了一声，眼也未睁，问道：“又在折腾什么？”

李俊报告：“昨夜稽查队通报，跑了几名共党……”

“扯淡！总在通报城里无共党，又总在通报共党跑了。”他想了想，阴阳怪气地说，“那就盯严点，但也别累坏了兄弟们。”

说罢，又躺下，昏昏然中又去追觅那个桃花梦……

叶蓬的小车刚过轮渡，李俊就发现沿马路走过来了一队肩挑背驮的男人。那年月，夏斗寅坐镇武汉，把持湖北，侦骑四出，昼夜巡捕，常给平民以酷刑拷打，惨叫哀号之声达于街衢，因此，大街小巷像这样结帮而行者并不多见，于是，他对左右低声说道：

“盯住这帮家伙！”

走在这队伍前面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人，他戴着副细脚眼镜，头顶礼帽，身著长袍，手拄紫红色拐杖，迈着稳健方步，目不斜视，脸无表情，有一种大绅士或者巨贾的风度。七、八个挑夫哼哧哼哧，大汗淋漓，尾随其后。一眼可见，前者与后者无疑是主与仆的关系，然而，很难说共党不玩如此花招，瞒天过海。因此，待这帮人接近码头时，李俊过去了，但还是唯恐惹了大人物，极礼貌地对“长袍”说道：

“先生，我们是警备司令部的，请出示您的证件。”

未等长袍开口，后面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来，有些不耐烦地说道：“汉口南号金货店老板彭幼南先生。”

那“长袍”显然对插言者很满意，但却故意扮出不悦状，然后转身面向李俊，微微一笑：

“没什么，长官，运点家什过江。”

李俊思忖：果然是商人。大汉口商界十大巨子他虽不曾个个

谋面，但名字都十分熟悉，排列中并不见“彭幼南”三个字，看来他至多只能算是个中不溜湫的老板，不必过分拘谨，于是，眉峰向上一挑，便围着“家什”转了起来，且件件都得用手提上一提。十四口木箱，大小不一，重量不等，大的高不过步枪，小的短不过王八盒子，尽管“长袍”镇静如山，处置泰然，但那帮挑夫却神色惶惶，站立不安，他便更生疑心：

“彭先生开店汉口，武昌也有私寓？”

“是祖传破屋一间，不然也就不迁了。”

“地属何处？”

“粮道街 61 号。”

“啊，61 号，不远嘛。彭先生，能否开箱一观？金货店老板搬家，大概少不了古董玩物，也好让我等开开眼界，见见世面？”

“长袍”心里一阵紧缩，但表面依旧风平浪静，哈哈一笑，说道：“古董谈不上，金银倒有些……长官想开哪箱，请便了。”

李俊便向左右示意。

那三个士兵的确想“开开眼界”，忙从一溜排着的木箱中拖出一口，叮叮咚咚开始撬箱。

李俊年龄不大，但满打满算也有了十来年的军龄，虽不曾穿过前方战壕的枪林弹雨，但在“警备”、“稽查”的诡道上却自有一番风流。他并不看士兵开箱，却把眼睛盯着“长袍”，企图从他脸上读出“味”来。

这“长袍”正是彭幼南。眼前这局面他原先是没料到的。孔家那边过节做生，车水马龙，人来客往，热闹非凡，但窖中藏物之多，却是他始料不及的。金银移于家里后，二弟彭树东、保镖朱八提议夜间偷渡汉口，他却力主白天大摇大摆过江，因为他心里有数，夜里军警出没频繁，白天里大都在家里养精蓄锐，可他殊不知意外中还是遇上了这个李俊。但他心里也十分清楚此刻的处

境，稍有不慎，会金飞梦破，前功尽弃，便暗自告诫自己：冷静。第一是冷静，第二还是冷静！他自信自己在这方面有足够的“底火”，十几年生意场上的滚爬摔打，已使他百炼成钢。因此，当李俊用狡黠的目光盯着他时，他便一眼看出了这个家伙居心叵测。他取出烟，含在嘴里，而且并不给李俊递上一支，以免那家伙认为自己由于心虚有讨好巴结之嫌，悠悠点燃火后，就冲着对手高深莫测地微笑。最后倒是李俊觉得自己唐突，把脸扭向了一边。

箱子被撬开。

三个士兵突然发出了一阵“啊啊”之声。

李俊听了，心里一阵惊喜，随即掏出手枪，顶住了彭幼南的腰部。他以为箱里发现了枪支弹药，先前用手估量的时候，那一份沉重，就使他心里有了这种预感。不料，彭幼南并不慌张，却发出了一声大笑，他知道这家伙自作聪明了。就在他笑的时刻，一条扁担对准了李俊的头颅，他忙摆手制止道：

“朱八，休得胡来！把箱子搬过来，请长官明察。”

“奶奶的！”朱八怒目圆睁，搬来了箱子。

李俊低头一看，不禁目瞪口呆，忘了收枪，也忘了和朱八计较；竟是满满一箱银锭！他生下来就不曾有过如此眼福，且不说受用。

“长官，金货店的店主，别的没有，这些玩艺还凑合，若喜欢，可以随便拿点，权当玩物玩玩。”彭幼南面带微笑，慷慨地说。

李俊稳稳神，收起了枪。这彭老板的确大方，这银锭也的确诱人。老实说，他在军警界混了十余年，有过敲诈勒索的污浊之举，但都是零打细敲，且是“暗渡陈仓”，如此光天化日之下，明抢明夺却无先例。他犹豫不决时，环顾四周，却并不见行人，再看左右弟兄，个个眼馋，望望他，又望望箱子，蠢蠢欲动状，于是，他受了鼓舞，答道：

“彭老板既然如此重看兄弟，那我就不客气了。”

他伸手抓了一把，放进了荷包，正欲直腰，想想，既为之，何不再放肆些？继而又抓了两把，感到腰身已有些沉重，便站了起来。

“来，三位小弟，也拿点去养家糊口吧。”彭幼南说。

那三个士兵凑了过来，动手就抓。

朱八的拳头吱吱作响，狠不得挥个痛快，但见主人含笑而视，只得作罢了。彭树东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喜欢的就是金钱，但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也只有徒然惋惜。生意人爱钱如命，彭幼南也当然心疼，但为“大局”作想，不花捡来的银子岂能免灾消祸？更何况，这帮家伙若撬开的是小箱，他流失的将是足金呀。这么想来，他彭某就是大幸了。

待到军警们饱拿之后，彭幼南便递上烟，道：

“长官，还开箱吗？”

“不了，不了。”李俊说道，“请彭老板别误会，昨夜跑了几名共党，在下也是奉命而行，没别的意思。”

“那好，长官若手头拮据时，望到小店一坐。”

“当然，当然。”

彭幼南转过身来，看看江面，不见轮渡踪影，但见岸边停有渔船。他担心久等会节外生枝，便果断招呼店员上渔船过江，虽冒风险，但又不得不铤而走险。

彭幼南一行上了渔船，李俊对左右道：“走，撮一餐去！”

于是，他们满心欢喜地走进了一家餐馆，点了菜，便开怀大饮。李俊身为少校副员，如果想刮民脂民膏决非难事，但他身上毕竟还有些军警的严谨，像今天如此胆大而又轻而易举的得到丰厚的油水还是破天荒地头一遭。他一边喝酒，一边谋划着如何支派这笔横财。突然，他感到事有蹊跷，一个小小的金货店哪来

这么多银锭，那没有打开的箱子，说不定还有大量的金子呢。于是，他便想起了与粮道街毗邻的孔府。他曾在孔庚手下当过四年情报员，孔隐退之前，蒙他力荐，他才因此得了一个少校军衔。众所周知，孔有一笔十分可观的财产，彭的金货是否是窃人之物？他觉得不能“见钱忘义”，决定给孔庚打一电话。即使孔家不曾被盗，孔庚也会称他李俊是仗义汉子，更何况，这老家伙毕竟是党国元老，且不甘寂寞，不日东山再起，多少也会给他一点“夜雨”。于是，他叫士兵慢吃慢饮，独自走出了馆子大门……

三

尚若没有这个电话，孔庚也许不会从此搅进一场漫长而残酷的黄金争夺战中，令名声一落千丈；尚若没有这个电话，南号金货店也许会从此大富大贵，显赫称雄，免了大大小小的追杀威逼之苦；尚若那天值勤的不是李俊，也许会得了无功之财缄口不言，让见到的一切成为过眼烟云，而被历史慢慢遗忘。可是，值勤的偏偏是李俊，偏偏李俊又是孔庚的老部下，电话也就不得不打，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也就一起发生了。

孔庚接了电话，起初不以为然，且不说家里没有十几箱金银财宝，即使有，这两天人如潮水，灯火彻夜通明，盗贼纵有回天之力，也不敢择此时辰贸然下手。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带着夫人徐瑞谭满宅察看，见并无什么物品丢失，就去开尚书巷一号的偏房大门。此屋原来自黄陂的一个姓童的仆人居住，自从去年年底童某被辞退之后，这儿一直锁着，不曾开过一次。进了偏房，孔庚夫妇才感到事态严重。这里被人掘了一个三、四米口径的大坑，泥土一片狼藉，堆积如山。当然，最叫这对夫妇感到震惊的是，泥土中或隐或露地散落着耀眼的银锭碎金。他们弓腰而拾，半小时后，两个农村用来盛谷的箩筐竟装得摇摇满满。孔庚思忖：被盗走的金银又何止十筐八箩？夫人徐瑞谭却想得简单，有了这两筐金银，已终身享用不尽，大喜之下，说道：“彭家还有良